



# 嚴寒，通紅的鼻子

涅克拉索夫著

作家出版社

3645

# 嚴寒，通紅的鼻子

涅克拉索夫著

魏荒弩譯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 嚴寒,通紅的鼻子

涅克拉索夫著

魏荒弩譯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十一號)

北京東四旗條胡同四號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 (275) 字數: 31 千

開本  $317 \times 43 \frac{1}{32}$  印張  $2 \frac{7}{16}$  插頁 2

一九五六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01—16000

定價 (7) 0.32 元

Н. А. НЕКРАСОВ  
МОРОЗ, КРАСНЫЙ НОС

據 Н. А. НЕКРАСОВ: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I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3) 譯出, 插圖係據 Н. А. НЕКРАСОВ: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I (ИЗД. "ПРАВДА" МОСКВА, 1954) 複製。

內 容 說 明

涅克拉索夫是十九世紀俄羅斯偉大的革命民主主義詩人。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痛苦、希望和鬥爭, 是他的詩篇的基本主題。這首長詩也是他的重要作品之一。全詩分爲兩部: 第一部“農夫之死”敘述勤勞善良的農民普羅克爲貧苦的生活所迫, 深冬寒天還在荒涼的草原上奔波, 終於因爲過度的辛勞病死, 作者以沉重的心情, 表現出他死後親人們對他懷念和痛不欲生的哀傷; 在第二部“嚴寒, 通紅的鼻子”中, 作者塑造了普羅克的妻子——純潔、聰明而且堅強的達妮亞的形象, 她代表了俄國農村中千千萬萬的婦女。達妮亞在丈夫去世之後, 堅強地在絕境中掙扎, 爲了不讓孩子們受凍, 她到冰天雪地的森林裏去砍柴, 最後凍死在嚴寒裏。這首長詩充滿了對人民大眾貧困生活的深切的同情, 對統治階級的罪惡的痛恨, 並且對當時的社會制度提出了抗議。

定价三角二分

## 獻給姐姐\*

你又在責備我了。  
說我同我的“繆司”<sup>①</sup>絕了交，  
說我已經對目前的憂慮  
和歡樂屈服了。  
爲了生活上的打算與酒杯  
我但願不同我的“繆司”分離，  
但是上天知道，往常，那使我跟她

---

\* 即詩人的姐姐安娜·亞歷克賽耶芙娜·布特凱維奇 (1823—1882)。涅克拉索夫終生對她懷着真摯的敬愛，在他去世前不久，他曾寫信給她說：“我的疲倦的、疼痛的頭腦常常想到你，在全世界上面唯一的你，常常想到你的無私的同情。”

① 希臘神話中司文藝的女神。

那麼要好的才華，是否已經凋謝了呢？  
然而詩人還不算衆人的兄弟，  
他的道路既不平坦，又滿生着荊棘，  
我能够毫不畏懼誹謗，  
我也並不因那些誹謗而有所顧忌；  
但是我知道，在這黑暗的長夜，  
那是誰的心因爲悲傷而碎裂，  
它們又像鉛塊似的壓在誰的胸膛上，  
而又是誰的生活正在被它們破壞。  
那打從我頭上經過的一陣陣的雷雨，  
讓它們一直過去吧，  
我知道，那是誰的禱告和眼淚  
擋開了宿命的利箭……  
然而光陰逝去了，——我已經疲倦……  
雖說我還算不上是一個完美的戰士，  
但是我已認識到自己的力量，  
我正深信着許許多多事情，  
然而現在——是我死去的時候了……  
不是爲了要在充滿熱情的心裏  
重新喚起那宿命的驚恐，

才奔上途程……

就連我自己都不願愛撫  
我的變溫和了的“繆司”……  
我要爲你唱出  
最後的歌——而且把它獻給你。  
但它不會是更愉快的，  
它要比從前的歌兒更悲傷，  
因爲在我的心中越發陰暗了，  
而在未來的日子裏也就更加絕望……

暴風雨在花園裏咆哮，暴風雨闖進了家屋，  
我胆驚害怕，但願不要摧毀  
父親手植的那棵老橡樹  
和母親栽種的楊柳，  
這株楊柳，你會奇異地  
把它同我們的命運連結在一起，  
因爲當可憐的母親死去的晚上，  
那株柳樹的葉兒也就枯萎……

窗子又在顫抖，閃着光彩……  
聽！那是多大的冰雹在跳躍呢！  
親愛的朋友，你早已明白——  
這裏只有石頭才不哭泣……  
.....

## 第一部 農夫之死

—

淡黃馬深陷在雪堆中間——  
兩雙凍硬了的草鞋，  
還有用蓆子蓋着的棺材的一角，  
在殘破的雪橇裏露着。

一個戴大手套的老婦  
走下來，驅策着馬兒前行。  
她的睫毛上掛滿細小的冰柱，  
想來必定是因為寒冷。

二

詩人的習慣的沉思

匆匆地向她的前面馳去：  
一間小小的茅屋坐落在村子裏，  
屋頂上的雪好像白色的壽衣。

那屋裏——牛犢關在地窖，  
窗子旁邊的板櫬上停放着亡人，  
他的妻子在悄悄地痛哭，  
他的愚蠢的孩子們鬧嚷着。

她敏捷地把一塊塊麻布  
縫成一件壽衣，  
她低聲地痛哭着，  
好像連綿不絕的細雨。

### 三

命運有三段坎坷的道路，  
第一段：同奴隸結婚，  
第二段：做奴隸兒子的母親，  
而第三段：至死也服從着奴隸，

俄羅斯土地上的婦女

就正肩負着這些可怕的命運。

一世紀——世紀過去——萬物都在渴望着幸福，

世界上的一切也有了數度改變，

但上帝只忘記了一椿，

他忘記改變農婦的嚴酷的命運。

美麗而強壯的斯拉夫女人的形象，

我們誰都承認，已經變得瘦小而又寒碇。

命運的偶然的犧牲者啊！

你不聲不響、不露形跡地受苦，

你甚至連自己的哀怨

也不向這流血鬥爭的世界傾訴，——

但是你都告訴我吧，我的朋友！

你從小就同我非常熟識。

你本身就是恐懼的體現，

你本身就是永恆的疲倦！

誰要是不為你流淌眼淚，

那他的胸膛裏就沒有人心！

#### 四

可是我們說起關於農婦的話，  
原是爲了要說一說：  
莊嚴的斯拉夫婦女的形象  
就是如今也能尋得。

俄羅斯鄉村裏有一些婦女，  
臉兒淑靜而又端莊，  
舉止間帶着優美的活力，  
還有女皇的步態和目光，——

除非是瞎子才看不見她們，  
睜眼的人都這樣把她們談論：  
“一露面——好像太陽在閃着光芒！  
瞧一瞧——好像發了財一樣！”

她們所走的道路，

也正是我們全體人民所走的，  
但是窮苦環境的泥污  
彷彿就黏不上她們的身體。

美人，世上的一朵奇葩，  
臉兒緋紅，身兒周正，個兒高高，  
她穿什麼衣裳都美麗，  
她幹什麼活兒也靈巧。

飢餓，寒冷，都能够忍受，  
她永遠是耐心而又沉靜……  
我看見過她怎樣收割：  
把手一揮——就是一垛！

她的頭巾滑到耳朵上，  
眼看她的髮辮就要散掉。  
有個小伙子把它向上一扔，  
趁勢開了個玩笑！

濃密的亞麻色的髮辮

披散在黝黑的胸前，  
遮住了她的赤裸的纖足，  
妨礙了這農婦的視線。

她用手把披散的髮辮推開，  
怒冲冲地望着那青年。  
莊重的臉兒，好像一幅鑲框的肖像，  
燃燒起窘惑與憤怒的火燄……

平日裏，她不愛閒着。  
可是當愉快的微笑  
驅散她臉上的勞動印記，  
你就會不認識她了。

這樣親切的笑容，  
這樣的歌曲、舞蹈，  
就是花錢也難買。“愉快呀！”——  
莊稼人在一起總是這樣說道。

在遊戲中，騎馬的也追不上她，

在危難中從不驚懼，她會想出辦法：  
她能把奔馳着的馬兒攔住，  
她會走進燃燒着的茅屋！

她那漂亮、整齊的牙齒，  
好像一顆顆又大又亮的珍珠，  
但是她那緋紅的嘴唇  
不讓它們的美麗露出——

她很少微笑……  
她沒有工夫閒談，  
鄰婦不敢向她  
借把鐵叉，借個瓦罐；

窮苦的乞丐，她不惜憐——  
誰叫他游手好閒地胡蕩！  
她渾身透着能幹，  
而且洋溢着內在的力量。

她心裏有明白而堅定的自覺，